



我的红军生涯

王若坤

我的红军生涯

王宏坤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 肖 辉

我的红军生涯

WO DE HONGJUN SHENGYA

王 宏 坤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18,000 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01-000973-2/K·183 定价 5.60 元

序

这是我红军生涯的回忆。

我的青少年时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出身贫苦，因深受压迫剥削，上学无门，生活无着。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红军队伍。我逐步认识到：革命事业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事业，工农红军掌握枪杆子才能使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翻身得解放。斗争是残酷的、艰难的。我军依靠什么来夺取胜利，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就是靠党、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靠广大人民群众、靠伟大的红军精神。今天，时代和环境不同了，我军的番号也几经变化，但是，人民军队的本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红军的精神和传统不能丢。在那艰苦奋斗的岁月里，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倒下了，其中就有许多和我并肩战斗过的首长和战友，他们没有能够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但是，他们的功勋业绩是永存的。我谨以此书寄以深切的纪念。

准确地回忆历史的确很难，本书难免有错谬疏漏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王 宏 坤

1991年1月



王 宏 坤



王宏坤(右)与堂兄王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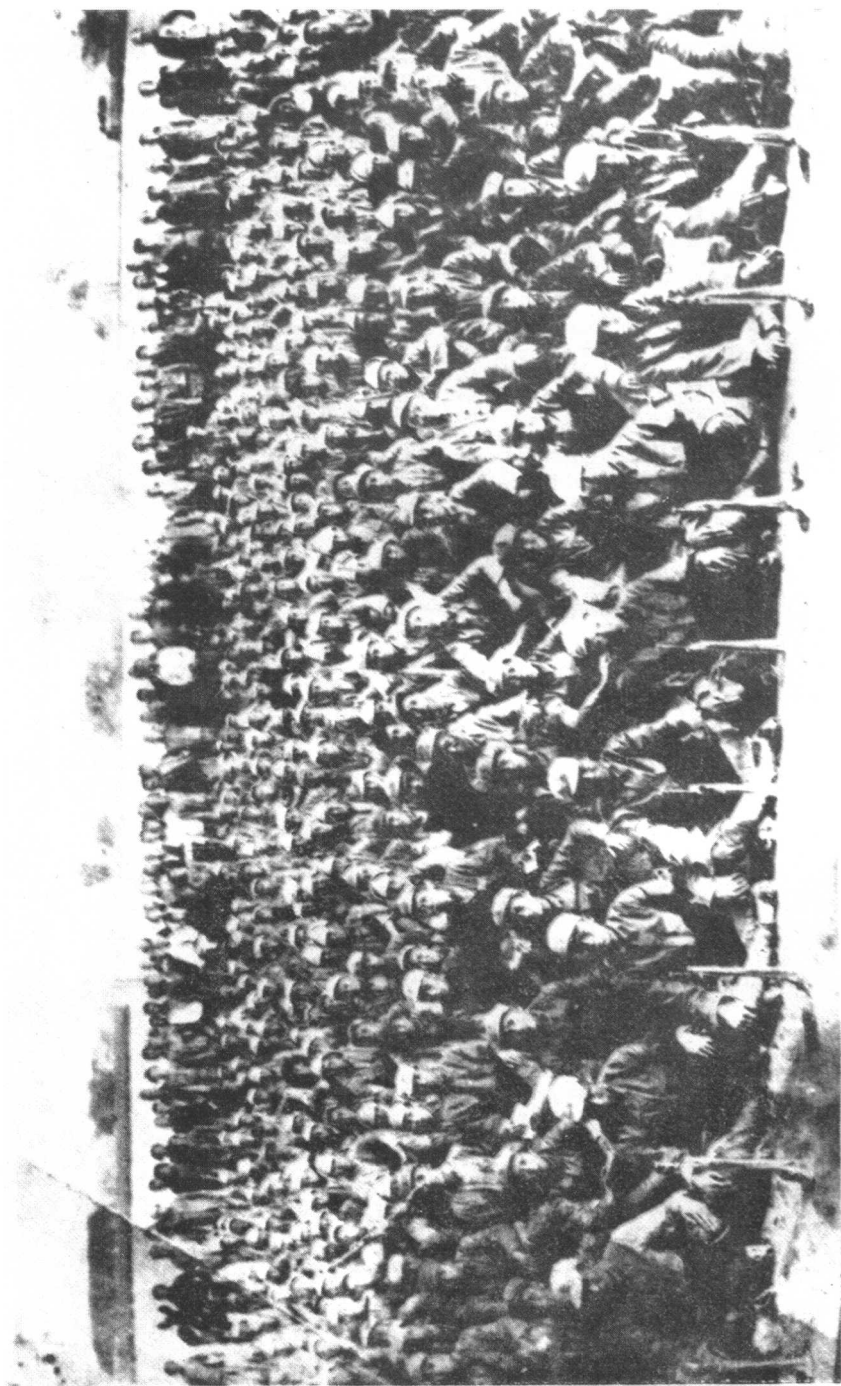
1936年长征到达
陕北的王宏坤



王宏坤(左一)与郑位三、徐海东、倪志亮在延安



1937年5月1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党代会代表在延安合影，前排右一为王宏坤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一部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寻找生路	1
苦难的家庭	1
挑起生活的重担	5
童年时代留给我的	8
在革命洪流中	11
面对白色恐怖	16
曲折路上	20
第二章 不平凡的 1929 年	30
初到红军队伍	30
难忘的游击生活	33
反“会剿”中	38
南下陂安南	47
第三章 向运动战转变	52
黄陂站突围	52
成立红一军军部前后	56
首克流波瞳 再克麻埠	58
战霍山 取英山 下罗田	61
红一军的会合和整编	66
攻克罗山	71
再打罗山	76

第四章 “飘忽战略”	80
反“围剿”中的进攻作战	80
转战	87
南下蕲、黄、广	92
回马豫东南	97
第五章 第三次反“围剿”中的四次大决战	106
商潢战役	106
黄安战役	111
苏家埠战役——红军史上的空前大捷(上)	115
苏家埠战役——红军史上的空前大捷(下)	123
潢光战役	129
第六章 艰难的反第四次“围剿”	133
反“围剿”前夕的麻城之战	133
七里坪反击战	141
转战途中	145
痛失政委甘济时	150
离开鄂豫皖前后	153
第七章 西行路上	159
枣阳新集大拼杀	159
从土桥铺反堵击到漫川关突围	164
关中之战	169
越秦岭 过汉水 翻巴山	174
第八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82
入川之初	182
反三路围攻	188
红军扩编	193
张国焘“肃反” 旷继勋被害	195

五龙台歼灭战	198
第九章 在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中	204
开县、开江之战	204
西面防御	207
东面防御	214
最后一线的坚守防御	224
大反攻	231
第十章 离开川陕根据地前后	237
清江渡会议	237
战陕南	242
克梓潼	249
第十一章 长征	253
千佛山一线防御	253
在川康边	258
取瞻化	263
过草地 战甘南 大会师	268
第十二章 迎接抗日高潮	275
河东阻击	275
在陕甘宁	279
红军改编	284
后 记	288

第一章

寻找生路

苦难的家庭

我是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乡石槽冲人，我出生不在石槽冲，而是在离它几里路远的小罗家凹，这村就两户人家。我们家租了假在一座椭圆的小山包下的三间座东朝西的小房子，靠租种地主的几斗田养家糊口。这里的租子收得很重，日子熬不下去，父亲合计来合计去，在我刚近一岁的时候，全家又搬回了石槽冲。在石槽冲，我父辈们分家时，父亲名下分得一间半房子，我们回去后就住在那里，直到我懂事成人房子也没有增加。好不容易租了人家三斗田。

我有三个哥哥，都先后死去，我是第四个，所以人家叫我老四，我还有四个弟弟，二弟宏胜、三弟宏应、四弟宏清、五弟宏衰。

我父亲也是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我祖父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小时听说他是个武秀才，后来穷得靠贩猪为生，一次猪发瘟了，倒了楣。王宏开（王恩厚父亲）的祖父是老二。王宏文、王树声的祖父是老三，是个读书人。老兄弟什么时候分家的我不知道。分家后，老二、老三继续住在项家冲，我祖父搬到石槽冲。分家前日子还过得不错，分家后日子大都艰难起来。

后来由于人口逐渐增多，继续分家。我们大房分作五户、二房

分作七户、三房王树声、王宏文他们分为二户。由于田地房产、农具本来就很少，七分八分到户头上没有多少了。我记事时，王宏文、王树声两家多一点，合起来也不到三石的样子，而王恩厚和我家没有田，只有向地主租田种，靠打长工、卖短工维持贫困的生活。那年头，地主的租课很重，苛捐杂税很多，政府、家族、军阀层层盘剥，穷人活命很不容易。

那时家族之间、亲戚之间也经常发生争执，有时甚至出现械斗，许多是由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妯娌关系、婆媳关系等引起的。我记事时，胡姓河南人来了一大帮，六七百人。说是他们的姑娘在我们村里受到虐待，他们来评理，实际是来打架的。村里人便架起了土炮，还有鸟枪、长矛等。我大伯胆子大，虽然没读过书，但能说会道，赶上几里远的路头拦住他们，死磨硬缠、软硬兼施，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劝住。

这事刚了，熊家的又来了，也是为姑娘的事，又是大伯出面劝阻。

我们这个家族内部也很复杂，常常为一些事情扯皮争斗。族内有租田一斗，按规矩，田租给别人种，三大家都不直接种，往往在决定谁来种这租田的问题上麻烦较多。我记事时，有一年祭祖，我们这些不大懂事的孩子，刚吃完饭，想趁人多热闹玩一玩，父亲就叫我快走，离开项家冲，回家去。原来是三房的搞了鬼，准备打架，收回租种权。这时我大伯、四叔已死，剩下二伯、五叔和我父亲。三房的王树声和王宏文的父母早已过世了，王宏文不在家，王树声也很小，当家的是王树声的大哥宏忠。我大伯的儿子宏富当时在王树声家种田，他听到消息，一再劝阻大病初愈的父亲，但父亲脾气大，爬起来，额上缠一头巾，跳到桌子上，要我五叔把住门前，硬是以武力将可怜的一点点租田的租种权收了过来，交给别人掌握。

还有一次为续家谱，也发生了争执。有人告诉我父亲，说新谱上没有我们的户头，父亲大怒，找了几个人，等新家谱刚印出就抢过来，装了两大箩筐，父亲威胁说：“你们如不上我们的户头，我们就放火烧掉。”

我父亲好打抱不平，但往往吃亏。有一回，麻城东八阡的大土豪到我们那儿去收租，耀武扬威的。我们那儿的田都是他家的。我家房子东面有一座小石桥，父亲估计土豪会从这桥上过，站在桥上，不让过。大声说：“田卖了，田是你的了，桥可不是你的。”土豪也不示弱，直往桥上闯去。父亲突然用力一推，将土豪摔到了桥下，虽然桥下是沙滩，没有伤着，但当众出了丑，他便告到县衙。结果父亲被抓进了县城监狱。我当时很小，不懂事，记得奶奶去探监，我跟奶奶去，趴在轿里觉得很好玩。

父亲抓走后，离我们石槽冲不远的胡家垅的秀才自告奋勇去为我父亲打官司。听说我父亲曾拜他为干爹，其实他是我父亲的同谋者，先就密谋好了要出口气的。他专门住进城里，这个人很有能耐，懂得诉讼。后来官司打赢了，他通知我奶奶，父亲要回家了，买些鞭炮放。

从我记事起，家里的吃穿等一直是个大问题。家里原来就很贫苦，生下我后不久，父亲脚上、腿上长毒疮，总不见好，那时只有中医，用膏药贴，钱花了也治不好。家中人口多，最难的是糊口，为了一家人活命，父亲不仅置自己的病痛于不顾，还干起一人顶两人的活计来。父亲学会了砌匠手艺，在农闲时，出外包工，搞上十来个人，替人修河岸、堰堤、打房基等。他们的劳动我去看过，那时开山取石没有现在的钢钎、炸药，全靠大铁锄，大杠杆，手搬肩扛。天寒地冰，十分辛苦，我那时七八岁，心里很为父亲难过，想着自己快快长大为父亲分忧。一个冬季辛辛苦苦大约搞到十几块钱，虽然不错，但还是不够家中生活支出。后来，又将一间半房子卖了。

到我十二三岁时，父亲开始学做挂面，什么家当都没有，从一拜把兄弟那里买来一条毛驴，说好九吊钱欠着，磨子是垆里白果树下废弃的一副古磨，这副磨子很大很薄，请来石匠洗了洗。后来就是靠它帮了我家的大忙。

为了做挂面生意，我们在石槽冲河边搭起了三间茅房，并和别人共建了一间瓦房，其中两间做饭、居住，两间放磨、做面、放牲口，父亲的想法是通过做面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当时我们兄弟五人，加上父母、奶奶，还有父亲为二弟要的一个童养媳，全家一共九人生活。

父亲并不会做挂面，他请了一个姓夏的教他，这姓夏的家里也很苦，人挺聪明，是个大好人。后来积极参加黄麻暴动，被敌人砍成四块，死得很惨。他原跟一阴阳先生背褡子，先生死后，他没着落，到新集等地挑黄豆卖，慢慢赚点钱，后来买了条毛驴，学会了问疾治病，他跟丁家垆南山里一个寡妇一起生活，我曾拜他做干爷，到过他那垆，一独户人家，他手把手地教我父亲。驴子小，力气小，我和二弟在后面推，他们做面时，我在一边留心看，开始面做得很粗，以后才渐渐有些好转。

尽管做起挂面生意来，但日子还是难以维持，家里只有那租种的三斗田，一年到头，打下粮食后交完租，剩下的吃不上两个月。为了糊口，二弟跑去当兵，二弟出去时很小，一年多后跑回来，我问他在部队干什么，他说拉线，大概是电话兵。二弟回来后，到朱家冲一地主家放牛，那家有田 10 多石，三弟也跟董四娘放牛，只管吃，不给钱。我也去跟本垆白果树下的地主家放牛，他家是我们村唯一的大地主，有田地 70 多石。他家也算是我们一个大家族内。按辈份我得称那地主为爹（方言，祖父辈，后同），但他是个傻子，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按辈份我得称她奶奶，她待人很凶，也很小气，他家除出租田地，还雇了桂家岗的一家子当佃户，桂家父亲管家，

儿子种地，另外还有收租的、放牛的等等。

我在他们家放牛，吃饭不在他家，让他们给点粮食作报酬。我放的是一条大黑公牛，性子很急、很暴，我那时年小不懂事，怕牛不听话跑了，将牛绳系在腰上，牛发了脾气，拉起我拖出好远，我连续摔了好几个跟头，摔到河里，额上撞了一个大窟窿，流了不少血，至今还留有伤疤。

稍大点后我去给人家打短工，帮人插秧薅秧。这时王宏文、王树声家做粉条，我也经常去帮工，挑运豌豆时，大人挑100斤，我挑40斤。除了打短工，我有时还打些柴禾，挑到镇上换几个钱。

虽然全家人一年到头没日没夜的辛勤劳作，但总是难以糊口，家里总不断地有人生病，父亲的腿也不见好，虽然后来家里做挂面，但由于质量不高，本也有限，打不出“码头”，生意不好，时断时续的，维持下去十分艰难。我父亲也没少想办法，他拖着羸弱的病体，除了种课田，打短工、做砌匠、做挂面外，还打过豆腐、熬过糖、做过包子、炸过油条。但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家摆脱饿肚子的命运，父亲总是愁眉不展，特别是到旧历年关，身上的压力更重，讨债的人坐在家中不走。望着一家人空着肚皮送旧迎新，父亲只有低着头在一边唉声叹气。

挑起生活的重担

我渐渐懂事了，人也大了些，长了力气，也开始帮助父亲熬糖、炸油条、做包子、以后开始做挂面。过去父亲做面时我就留着心，我动手做了几次后做得不错。这样我和父亲配合，我在家做，他挑出去沿村串户叫卖，一年以后，大约在我15岁时，我做的挂面在我们那一带渐渐小有名气，主动拿麦来换面的逐渐多了起来，父亲也用不着挑着面出门了。我一天做30斤面粉，多时35斤。做挂面

很有学问，盐要下得当，拉、按、捶要得当，抓了捶，捶了抓。要起早床，清晨先和好，放在案板上盘好，装在炉子里，吃过早饭后上架，上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扯早了下不来，迟了发过了头挂不住。还得看天气，“早看东来晚看西”，要看准，有雨没雨。有雨会什么时候下。有雨时得瞄空做，随着后来对气候的观察，把握的经验逐步多起来，加上体力的增强，面也越做越好。

有一年大旱，出产的麦子颗粒不饱满，用这种麦子做挂面很困难。有的师傅即使勉强做出来，但颜色是红的，也不好吃。我动起脑子，一是少磨一次，二是将麦浸泡的时间延长一点，再就是将盐增加一点，这样，我做出的面还不错。我告诉别人办法，但他们还是做不好，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磨不好，而我用的是一副古磨，青钢石的，吃水性强，这占了大优势，二是操作技术有问题，没有动脑子。他们的生意做不下去，许多人将麦子拿到我这里来，我采取“薄利多销”的办法，别人赚一升、我赚半升，这样质量既好又比较便宜，来换面的越来越多，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有些富人也来请我给他们做面，他们做的数量不少，要求放过夏天，在我们那里，一般挂面不易过夏天，他们问我，你做的能过吗？我说能。那时我也是乱闯，想了个办法，在面上打了少许梓油，果然做出的面放过夏天后仍然完好如初。

随着生意慢慢好起来，家里的日子也稍微有了改善，有一年我们利用磨出面后的麸子还养了四头猪，上半年两头、下半年两头。逐渐偿还了一些老债，毛驴钱也还了。再也不象以前那样临到人家吃中午饭时家中还无粮米。

哪里知道好景不长。那年头，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微小波折的。这一年的夏天，我们那一带的许多人出天花，我也染上了，连续高烧好几天，一家人急得没办法。面也做不成了，又扯起债来。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家租种的三斗田里也闹起了卷叶虫，眼